

荟萃民国大师经典，包罗社会人间万象

这些文章影响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今天读来仍然意义非凡

读者文摘

典藏版

围城内外的故事

谢玲 主编

没错，婚姻是一座围城
围城外，上演过无数情爱故事
围城内则是融在柴米油盐里的真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荟萃民国大师经典，包罗社会人间万象

这些文章影响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今天读来仍然意义非凡

读者文摘

典藏版

围城内外的故事

谢玲 主编

没错，婚姻是一座围城
围城外，上演过无数爱情故事
围城内则是融在柴米油盐里的真情

DUZHE WENZHAI DIANCANG BAN
WEICHENG NEIWAI DE GUSHI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文摘：典藏版·围城内外的故事 / 谢玲主编.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39-5104-8

I. ①读… II. ①谢…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425 号

读者文摘 (典藏版) · 围城内外的故事

主 编：谢 玲

责任编辑：符彩娟

封面设计：叔冰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ina.com

出版人：郝 勇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0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5104-8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目 录

第一辑 围城之外：有情有欲，有乐有悲

一对男女从相识到走到一起，这个过程往往是很曲折的。相识之初，有情的吸引，有欲的冲动，能否走到一起，则受到各种条件制约，如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道德观念，甚或相貌美丑等。反正感情这件事，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明白的。

流弹	夏丐尊 /3
奠仪	叶灵凤 /13
银灰色的死	郁达夫 /18
夜	穆时英 /31
莲花落	穆时英 /39
丽石的日记	庐隐 /44
徐州旅馆之一夜	蒋光慈 /55
山洪	雷妍 /66
春桃	许地山 /78

第二辑 围城之内：柴米油盐里见真情

男女走向婚姻，激情会趋于平静。婚姻不是象牙塔，夫妻双方要面对的是每一天家庭琐事的碰撞。婚姻是过日子，需要互相体谅，需要双方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

笑	许地山 /99
债	许地山 /100

花香雾气中底梦	许地山 /103
寒流	张资平 /105
风波	郑振铎 /114
长闲	夏丏尊 /121
弃妇	石评梅 /127
男人和女人	庐隐 /132
爱的故事	胡也频 /134
同居	胡也频 /142
牺牲	胡也频 /149
良田	雷妍 /164
江干落日	雷妍 /241

一对男女从相识到走到一起，这个过程往往是很曲折的。相识之初，有情的吸引，有欲的冲动，能否走到一起，则受到各种条件制约，如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道德观念，甚或相貌美丑等。反正感情这件事，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明白的。

流 弹

夏丏尊

兰芳姑娘跟了我弟妇四太太到上海来，正是我长女吉子将迁柩归葬的前一个月。她是四太太亲戚家的女儿，四太太有时回故乡小住，常来走动，四太太自己没有儿女，也欢迎她作伴，因此和我家吉子、满子成了很熟的朋友。尤其是吉子，和她年龄相仿，彼此更莫逆。吉子到上海以后，常常和她通信。她是早没有父亲的，家里有老祖父、老祖母、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家所靠的就是老祖父。今年她老祖父病故的时候，吉子自己还没有生病，接到她的报丧信，曾为她叹息：

“兰芳的祖父死了，兰芳将怎么好啊！一家有四五个人吃饭，叫她怎么负担得起！”

这次四太太到故乡去，回来的时候兰芳就同来了。我在四弟家里看见她。据她告诉我，打算在上海小住几日，于冬至前后吉子迁柩的时候跟我们家里的人回去，顺便送吉子的葬。从四太太的谈话里知道她家的窘况，求职业的迫切，看情形，似乎她的母亲还托四太太代觅配偶的。“三伯伯，可有法子替兰芳荐个事情？兰芳写写据说还不差，吉子平日常称赞她。在你书局里做校对是很相宜的。”四太太当了兰芳的面对我说。

“女子在上海做事情是很不上算的。我们公司里即使荐得进去，也只

是起码小职员，二十块大洋一月，要自己吃饭，自己住房子，还要每天来去的电车钱，结果是赔本。对于兰芳有什么益处呢？”我没身处境地说。

“那么，依你说怎样？”四太太皱起眉头来了。“兰芳已二十岁了吧，请你替她找个对象啊！做了太太，什么都解决了。哈哈！”我对于兰芳半打趣地说。“三伯伯还要拿我寻开心。”兰芳平常也叫我三伯伯。“我的志愿，吉子姐最明白，可惜她现在死去了。我情愿辛苦些，自己独立，只要有饭吃，什么工作都愿干，到工场去当女工也不怕。”

“她的亲事，我也在替她留意，但这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还是请你替她荐个事情吧。她如果做事情了，食住由我担任，赔本不赔本，不要你替她担心。”四太太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从这里到老三的店里，电车钱要二十一个铜板，每日来回两趟，一个月就可观了；还有一顿饭中饭要另想法子。——况且商店都在裁员减薪，荐得进荐不进，也还没有把握。”这次是老四开口了。四太太和兰芳面面相觑，空气忽然严重起来。“且再想法吧，天无绝人之路。”我临走时虽然这样说，却感到沉重的负担。近年来早不关心了的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职业问题，等等，一齐在我胸中浮上。坐在电车里，分外留意去看女人，把车中每个女人的生活来源来试加打量，在心里瞎猜度。

吉子迁葬的前一日，家里的人正要到会馆去作祭，兰芳跑来说，四太太想过一个热闹的年，留她在上海过了年再回去。她明天不预备跟我们家里的人同回去送葬了，特来通知，顺便同到会馆里去祭奠吉子一次，见一见吉子的棺材。

从会馆回来，时候已不早，妻留她宿在这里，第二天，家里的人要回乡去料理葬事，只我和满子留在上海，满子怕寂寞，邀她再作伴几天。她勉强多留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已不见她，原来她已冒雨雇车回四太太那里去了。吃饭桌上摆着一封贴好了邮票的信，据说是因为天雨，又不知道这一带附近的邮筒在哪里，所以留着叫满子代为投入邮筒的。

“在这里作了一天半的客，也要破工夫来写信？”我望着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不禁这样想。信是寄到杭州去的，受信人姓张，照名字的字面看去，似乎是一个男子。隔了一二天，我有事去找老四，一进门，就听见老四和四太太在谈着什么“电报”的话。桌子上还摆着电报局的发报收条。

“打电报给谁？为了什么事？”我问。

“我们自己不打电报，是兰芳的。”四太太说。

“兰芳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不安地向兰芳看。老四和四太太却都带着笑容。

“三伯伯，你看，昨天有人来了这样一个电报，不知是谁开的玩笑？”兰芳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电报来，电文是“上海×××路××号刘兰芳，母病，速转杭州回家”，不具发电人的名字。

“母亲没有生病吗？”我问兰芳。

“前天她母亲刚有信来，说家里都好，并且还说如果喜欢在上海过年，新年回来也可以，昨天忽然接到了这样的电报。问她，她说不知道是什么人打的。叫她从杭州转，不是绕远路吗？我不让她去，不好，让她去，也不放心。后来老四主张打一个电报到她家里去问个明白。回电来了，说家里并没有人生病。你道蹊跷不蹊跷？”素来急性的四太太滔滔地把经过说明。

“一个电报变成三个电报了，电报局真是好生意。”老四笑着说。

“那么打电报来的究竟是谁呢？”我问兰芳。

“不知道。”兰芳说时头向着地。

“电报上的地址门牌一些不错，如果你不告诉人家，人家会知道吗？你到此地以后天天要写信，现在写信写出花样来了。幸而那个人在杭州，只打电报来，如果在上海的话，还要钉梢上门呢。我劝你以后少写信了。”四太太几乎把兰芳认作自己的亲生女，忘记了她是寄住着的客人了。

兰芳赧然不作声。

“兰芳做了被人追逐的目标了。这打电报的人，前几天一定还在杭州车站等着呢。等一班车，不来，等一班车，不来，不知道怎样失望啊。这样冷的天气，空跑车站，也够受用了。”我故意把话头岔开，同时记起前几天看见的信封上的名字来。“杭州，姓张，一定是他了。”这样想时，暗暗感到读侦探小说的兴味。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和满子谈起电报的故事。从满子的口头知道兰芳和那姓张的过去几年来的关系，知道姓张的已经有妻有女儿的人了。

“这电报一定是他打来的。兰芳前回住在这里，曾和我谈到夜深，什么要和妻离婚咧，和她结婚咧，都是关于他的话。”满子说。

我从事件的大略轮廓上，预想这一对青年男女将有严重的纠纷，无心再去追求细节，作侦探的游戏了，深悔前几次说话态度的轻浮。

星期日上午，满子和邻居的女朋友同到街上去了，家里除娘姨以外只我一个人。九时以后，陆续来了好几个客，闲谈，小酌，到饭后还未散尽。忽然又听见门铃急响，似乎那来客是一个有着非常要紧的事务。

“今天的门铃为什么这样忙。”娘姨急忙出去开门。我和几位朋友在窗内张望，见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光滑的头发，苍白的脸孔，围了围巾，携着一个手提皮箱。看样子，似乎是才从火车上下来的。

“说是来看二小姐的。”娘姨把来客引进门来。

“你是夏先生吗？我姓张，今天从杭州来，来找满子的。”

“满子出去了，可有什么要事？”我一壁请他就坐，一壁说，其实心里已猜到一半。

“真不凑巧！”他搔着头皮，似乎很局促不安。“夏先生的令弟家里不是有个姓刘的客人住着吗？我这次特地从杭州来，就是为了想找她。”

“哦，就是兰芳吗？在那里。尊姓是张，哦……那么找满子有什么事？”

“我想到令弟家里去找兰芳。听说令弟的太太很古板，直接去有些不便，所以想托满子叫出兰芳来会面。我们的关系，满子是很明白的。今天

她不在家，真不凑巧。”

“那么请等一等，满子说不定就可回来的。”我假作什么都不知道。

别的客人都走了，客堂间里只我和新来的客人相对坐着。据他自说，曾在白马湖念过书，和吉子是同学，也曾到过我白马湖的家里几次，现在杭州某机关里当书记。“据说吉子的灵柩已运回去了，她真死得可惜！”他望着壁间吉子的照相说。

我苦于无话可对付，只是默然地向着客人看。小钟的短针已快将走到二点的地方，满子还不回来。“满子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只好直接去了。”客人立起身来去提那放在坐椅旁的皮箱。

“戏剧快要开幕了，不知怎样开场，怎样收场！”我送客到门口。望着他的后影这样私忖。

为了有事要和别人接洽，我不久也就出去了，黄昏回来捺了好几次门铃，才见满子来开门。

“爸爸，张××来找你好几次了。他到了四妈那里，要叫兰芳一同出去，被四妈大骂，不准他进去。他在门外立了三个钟头，四妈在里面骂了三个钟头。他来找你好几次了，现在住在隔壁弄堂的小旅馆里，脸孔青青的，似乎要发狂。我和娘姨都怕起来，所以把门关得牢牢的。——今天我幸而出去了，不然他要我去叫兰芳，去叫呢还是不去叫？”

“他来找我做些什么？”

“他说要托你帮忙。他说要自杀，兰芳也要自杀，真怕煞人！”才捧起夜饭碗，门铃又狂鸣了。娘姨跑出来露着惊惶的神气。

“一定又是他。让他进来吗？”

“让他进来。”我拂着筷子叫娘姨去开门。来的果然就是张××，那神情和方才大两样了，本来苍白的脸色，加添了灰色的成分，从金丝边的眼镜里，闪出可怕的光。我请他一同吃晚饭，他说已在外面吃过，就坐下来气喘喘地向我诉说今天下午的经过。

“我出世以来，不曾受到这样的侮辱过。恋爱是神圣的，为什么可以妨害我们？我总算读过几年书，是知识阶级，受到这样的侮辱，只好自杀了。我预先声明，我要为恋爱奋斗到底，自杀以前，必定要用手枪把骂我的人先打杀！还有兰芳，看那情形也要自杀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晚上。……”他越说越兴奋，仿佛手枪就在怀中，又仿佛自杀的惨变即在目前的样子。我默然地听他说，看他装手势，一壁赶快吃完了饭。

“请问，你现在到我这里来为了什么？”我坐在他旁边，重新改变了态度从头问。

他似乎有些清醒了。

“一来是想报告今天的经过；二来是想请先生帮忙。”

说时气焰已减退了许多。

“这经过于我无关，用不着向我报告。至于帮忙，更无从谈起。我不知道你和兰芳的情谊，兰芳又不是我的亲戚。我连做媒人的资格都没有，何况你们是恋爱！”我冷淡地说。

“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关于恋爱，曾翻译过好几种书，又曾发表过许多篇文章。我们对于这些著作，平日是常作经典读的。在先生看来，我们青年应该恋爱吗？”“我决不反对恋爱。可是惭愧得很，自己却未曾有过恋爱的经验。关于这点，我倒应该向你受教的。听说你已结过婚，而且有了儿女了。你恋爱兰芳，本身当然有许多荆棘。你居然不怕，我真佩服你有勇气。”

他默然了一会，似乎在沉思。

“我已决定回家去离婚了。”

“那么，兰芳和你的情谊到了如何程度了呢？今天你到我弟弟家里去的时候，曾见到她吗？她曾出来招呼，向女主人介绍吗？”

“没有。我去敲门，把名片从门孔里递给女佣人，立了一刻多钟不见来开门，那位太太的骂声就起来了。兰芳不出来，也许是怕羞，说不定从

中有人在阻挠，破坏我们的恋爱。我和兰芳相识已四年了，我为了她，曾奋斗到现在。”说到这里，他郑重地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来。

“唔，这里面有她和我合拍的照相，许多封给我的信。爱情这东西培养很难，破坏是很容易的。如果有人来破坏我们的爱情，我一定要和他拼命。”他又兴奋起来了。纸包摊开在桌子上，露出粉红色和淡蓝色的许多信封。我叫满子替他包好，不去看它。“据你说来，今天的事情，关系还在兰芳身上。她如果肯直直爽爽地把你当作未婚夫来介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们的那位弟太太待兰芳并不坏，至于你们的关系如何，当然未曾明了。你知道上海的情形吗？在上海，陌生的男人上门去追逐女人叫‘钉梢’，是要被打——‘吃生活’的，你只受骂，还算便宜呢。哈哈！”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拿起吃饭前已看过的晚报，无聊地来再看，把眼光放在“学生占住北站车辆，沪宁沪杭夜车停开”的标题上。客人仍是“指导”咧“帮忙”咧，说了一大套。

“你要我帮忙些什么呢？”我打着呵欠问他。“你的目的是要兰芳爱你吧？她究竟爱你不爱你，全在她自己，我有什么方法可想？至于说有人妨害你们的结合，更没有这回事。兰芳是在亲戚家里作客的，那里并没有你的情敌。你尽可放心。”

客人还没有就去的意思，低了头悄然地坐着。

“怎样？我不是已对你说得很明白了吗？你还有什么事？”

“我想叫兰芳不住在上海。兰芳这次出来原和我有约，冬至节边就回家去的。忽然说要在上海过年了，我曾打过一个电报，还是不去。所以特地跑到上海来找她。她如果一天不回去，我也一天不回杭州，情愿死在这里。”他说到“死”字，又兴奋起来。我对于这狂热而粘韧的青年，想不出适当对付的方法来了。

“兰芳的回去不回去，照理有她的自由。你既这样说，我明天就去关照舍弟家里，叫他们不要留她，送她回去吧。好了，话说到这里为止，你

可放心回旅馆去睡觉，明天也不必再来了。”

我立起身来替客人开门，他这才出门去。第二天早晨，我还睡着，又听得门铃响。那姓张的客人又来了。据娘姨说，她起来扫地的时候就见他在我家前后荡来荡去好几次了。

我披了衣服下楼去，见他已坐在客堂里，眼睛红红地，似乎昨晚不曾睡着过的样子。

“不是昨天已答应过你了吗，由我去劝四太太，叫她不再留兰芳在上海。我打算今天吃了夜饭就去说，日里是没有功夫的。——此外还有什么事？”我问他的来意。

“我怕兰芳要自杀，也许昨晚已经……”

“决不会吧。你似乎有些神经异常了。据我的意见，你在上海已没有事，可以就回杭州去了。兰芳不日也就可回到自己家里去。此后的事情，完全看你们的情形怎样。”

我抑住了厌憎的情绪，这样劝说。

“我有一封信在这里，想托满子替我代为送去给兰芳，安慰安慰她。”

他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封厚厚的信来。“又是信！”我在心里说。我对于这种粘缠扭捏的青年男女间的文字游戏，是向所不快的，为了逃避当面的包围起见，就答应照办。笑着说：

“阿满，就替他做一回秘密邮差吧。——去去就回来，不要多讲话。”

打发满子去后，我就去穿大衣，戴帽子。客人见这样子，也就告辞而去。

正午回来吃中饭，满子尚未回转，从娘姨口里，知道那姓张的又来捺过好几次门铃；有一次从后门闯进来，独身在厨房里站了一回，拿起娘姨所用的镜子来照了又照，自叹面容的憔悴。

“这位客人样子有些痴。”娘姨毫不客气地起诊断来。

黄昏回到家里，满子早已转来了，据说兰芳也有回信给姓张的。他下午又来守候过几次，最后一回拿了信去。兰芳在那里仍是有说有笑的，并

不怪四太太。看样子似乎他们之间问题还很多，或者竟是张××的单相思。晚饭后我冒了雪到老四那里，正在和老四、四太太、兰芳围了炉谈说日来的经过，忽听见有人敲门。“一定又是那个痴子，别去理他！”四太太说。“还是让他进来吧，好当面讲个明白。”我主张说。老四和我去开门，来的果然就是他。老四和他是初见，“尊姓台甫”，一番寒暄之后，就表示日来怠慢的抱歉，且声明即日送兰芳回去，劝他放心。“兰芳，这是你的客人，你也出来当面谈谈，免得我们做旁人的为难。”老四笑着叫兰芳。

兰芳经了好几次催迫才出来，彼此相对，也不说什么。四太太在后房和娘姨在谈话，“痴子”“痴子”的声音时时传到耳里来。

“现在好了。他们已声明就送兰芳回去，我答应你的事情，总算办到。今晚我还要到别的朋友那里去，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了。”我这样三面交代，结束了这会见的场面。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夹雪，姓张的到第二天还没有回去，几次来捺门铃，我却都没有见到他。

过了三天，我又到老四那里。老四一个人在灯下打五关。据说四太太昨天下午亲自送兰芳回去了，预备在兰芳家里留一夜，明天可以回到上海。本来打算等天晴了才走的，因为那姓张的只管上门来嘈杂，所以就冒着雨雪动身了。

“这样冷的天气！太太真心坚，……都是那个痴子不好。”娘姨送出茶来，这样说。

国家，家事，杂谈已到了十点多钟，雪依然在落着。正想从炉旁立起身来回家，忽听得四太太叫娘姨开后门的声音。

“回来了，好像充了一次军！”四太太扑着大衣上的雪花进来。

“为什么这样快？不是预备在兰芳家里宿一夜的吗？”老四问。

据四太太说，她和兰芳才从轿子下来，就看见那姓张的，原来他已比她们早到了那里了。四太太匆匆地把经过告诉了兰芳的母亲，看时间尚早，来得及赶乘火车，就原轿动身，在兰芳家里不过留了半个钟头。

“我们都是瞎着急，睡在鼓里。兰芳的母亲既知道女儿已有情人，为什么还要托我管这样管那样。幸而我还没有替兰芳做媒人。兰芳也不好，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那个痴子，在她们家里似乎已是熟客，俨然是个姑爷了，还要我们来瞎淘气。”四太太很有些愤愤。因为四太太在车子里未曾吃过晚饭，娘姨赶忙烧起点心来。我也不管夜深，留在那里吃点心，大家又谈到姓张的和兰芳。

“照情理想来，这对男女的结合并不容易。男的家里已有妻和小孩，女的家境又不好，暂时要靠人帮助。为兰芳计，最好能嫁个有钱的丈夫。唉，天下真多不凑巧的事。”老四感慨地说。

“男女间的事情，不能用情理来判断，恋爱本是盲目的东西。在西洋的神话里，管恋爱的神道，眼睛永不张开，只是把箭向青年男女的心胸乱放。据说这箭是用药煮过的，中在心上又舒服又苦痛，说不出的难熬，要经爱人的手才拔得出呢。”我的话引得老四和四太太都笑了。“依你说来兰芳和那痴子都中了那位神道的箭了。那么，我们的为她们淘气，算是什么呢？”四太太笑说。“只可说是流弹了。哈哈。”我觉得“流弹”二字用得恰好。

“真是流弹。哦，电报费，来回的船钱，火车钱，轿钱，汽车钱，计算起来，很不少呢。这颗流弹也不算小了。”老四说。

“还要外加烦恼哩。前几天多少嘈杂淘气！这样大雪天，要我去充军！”四太太又愤愤了。“总之是流弹，如数上在流弹的账上就是了。”

老四笑着说。

阅读札记

张姓男子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兰芳家境也不好，和他在一起难有好的结果。若站在世俗的角度，无疑这段恋爱是不成立的。但是就像作者所说——“男女间的事情，不能用情理来判断，恋爱本是盲目的东西”，要